

研究論文

# 核酸亭去哪了？——中國城市空間中的廢棄物、閾限憶景與新冠遺產

李紅濤<sup>a</sup>、劉于思<sup>b\*</sup>、戴凡愷<sup>c</sup>

<sup>a</sup>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上海市，中國大陸

<sup>b</sup>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南京市，中國大陸

<sup>c</sup>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香港島，香港

## 摘要

本文聚焦於曾經在新冠肺炎疫情後期遍佈於中國公共空間的核酸亭之社會生命，尤其是其身後事。隨著疫情走向終結，這一新冠物質遺產經歷了移置、廢棄或改造。鑒於其喚起記憶、激發表達的潛能，本文將核酸亭概念化為意外的記憶景觀。從「核酸亭去哪兒了？」這個簡單的問題出發，通過實地調研，分析各類圍繞核酸亭的文本，本文致力於追蹤核酸亭的足跡，探討它們如何與城市空間脫鉤，又如何

李紅濤，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數字記憶、國際傳播。電郵：[hongtao\\_li@fudan.edu.cn](mailto:hongtao_li@fudan.edu.cn)

劉于思(通訊作者\*)，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集體記憶、比較媒介體制、傳播與政治心理。電郵：[liuyusi@nju.edu.cn](mailto:liuyusi@nju.edu.cn)

戴凡愷，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數字新聞業、平台治理。電郵：[daifankai@gmail.com](mailto:daifankai@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4年7月28日。論文接受日期：2025年3月13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呼應「日常生活的脈動」，進而承載疫情經驗和記憶。本文發現：核酸亭有可能變成廢棄物或荒蕪憶景，也可能被轉化為商品化憶景。無論其去向如何，它們都或多或少構築出閹限空間，並牽涉到不同的閹限實踐，意外成為記憶言說、書寫和想像的中介之物，在表徵和非表徵層面擦除或淨化過往，或者召回無法忘卻的疫情記憶。相較於被異地棄置的廢棄物和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再商品化之物，成為荒蕪憶景的核酸亭在外形和與地方的關聯上更具本真性，也因而具有更大的追憶潛力。

關鍵詞：核酸亭、廢棄物、記憶景觀、閹限憶景、新冠記憶

---

Research Article

## Where Did the COVID-19 Testing Booths Go? Waste, Liminal Memoryscape, and the Pandemic Heritage in China's Urban Space

Hongtao LI <sup>a</sup>, Yusi LIU <sup>b\*</sup>, Fankai DAI <sup>c</sup>

<sup>a</sup>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ainland China

<sup>b</sup>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Mainland China

<sup>c</sup>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sland, Hong Kong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OVID-19 testing booths that became ubiquitous in public spaces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pandemic,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ir afterlife. As the pandemic waned, these booths—arguably the only tangible legacy of COVID-19—were relocated, abandoned, or repurposed. Recognizing their capacity to evoke memories of the pandemic,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hese booths as unintended memoryscapes. Inspired by the straightforward question of where the COVID-19 testing booths went,

---

Hongtao LI (Professor,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Journalism,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digital memory, global communication. Email: hongtao\_li@fudan.edu.cn

Yusi LIU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llective memory, comparative media system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Email: liuyusi@nju.edu.cn

Fankai DAI (Ph.D. Student).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digital journalism, platform governance. Email: daifankai@gmail.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28 July 2024. Accepted on 13 March 202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the article uses field research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meticulously trace their trajectories.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how these booth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public spaces while still resonating with everyday life, encapsulating th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the pandemic.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VID-19 testing booths may evolve into “waste,” “deserted memoryscapes” or be transformed into “commodified memoryscapes.” Regardless of their ultimate fate, they create liminal spaces and engage in various liminal practices, unexpectedly serving as mediators of memory narration, inscription, and imagination that either erase or purify the past at both representational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levels or evoke enduring pandemic memories. Unlike testing booths discarded elsewhere or repurposed beyond recognition, those that have become deserted memoryscapes retain greater authenticity, thus enhancing their capacity to evoke memories.

**Keywords:** COVID-19 testing booths, waste, memoryscape, liminal memoryscape, COVID-19 memory

核酸亭去哪了？

## 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後期，核酸檢測亭曾經遍佈中國的城市公共空間。早在2020年6月，北京就出現了帶空調的正壓核酸採樣工作站。2022年5月，常態化核酸檢測政策開始在全國推行，居民規定須在48小時內完成檢測，方可出入公共場合和搭乘公共交通。為了給市民提供檢測便利，大城市紛紛建立步行15分鐘的核酸「採樣圈」<sup>1</sup>，核酸亭一夕之間在城鎮公共空間大規模出現。對億萬國人而言，通過頻繁的週期性核酸檢測「續命」自此成為疫情期間的日常體驗。

不過，隨著疫情防控「新十條」發佈、針對新冠採取的甲類傳染病防控降為「乙類乙管」，常規化的核酸檢測於2022年末、2023年初退出歷史舞台，核酸亭也喪失了其功用。疫情期間的便利，疫情之後就變得礙事，數以萬計的核酸亭成為有待處理的廢棄物。無論是被封存、棄置，抑或改作他用，核酸亭都從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間中迅速撤離，乃至消失。本文的緣起，始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核酸亭去哪兒了？」

核酸亭之所以值得關注，因為它們是從過去存留下來的遺跡。作為與廢棄的電話亭 (Kelly, 2015) 相仿的物，它們置身於特定地方或環境，人們在與之擦身而過的時候，既可能感嘆物是人非 (章戈浩、張磊，2019)，也可能觸景生情。儘管新冠疫情作為過去不那麼遙遠，但核酸亭能夠喚起人們有關做核酸的集體記憶，並有可能由此延展至更深廣的疫情記憶。在中國互聯網上，許多文字和影像記錄了核酸亭的去留，表達出與之相關聯或者被它喚起的疫情經驗與記憶，以及背後五味雜陳的情緒。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或許可以被視為「喚起物」(evocative object) (Turkle, 2011)，雖然既非私藏，也非「心愛之物」，卻依然能觸發思考，或者激發不安的情緒。

在這場滲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疫情當中，疫情之物當然不止核酸亭。它們當中既包括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及電梯中用於按鍵的牙籤這類用後即棄的日常消耗品，也包括巴黎街頭的藍色波浪型一米線地面標識、日本馳援湖北的寫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物資及印滿新冠逝者名字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頭版等限時的物。相較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之下，核酸亭的存在更為廣泛，其佇立在公共空間，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核酸亭不僅是一座座可移動的物體，還與城市空間及人群和一段剛剛遠去的過往相關聯，成為意外的記憶景觀（memoryscape）（Rose-Redwood et al., 2022）。在後疫情時代，核酸亭的功能從城市公共空間的中心被推向邊緣。更重要的是，它們並沒有獲得穩定的身份，無論是被廢棄，還是被改造，似乎都不是永久的歸宿。圍繞著它們，形成了遍在的閾限空間，不穩定的人物關係和互動，以及懸而未決的意義。因此，我們將新冠遺產核酸亭視為閾限憶景（liminal memoryscape）。

從這一概念化出發，我們致力於考察核酸亭如何與城市空間和市民生活脫鉤，又如何呼應日常生活的脈動（Shanken, 2022），進而在表徵和非表徵層面承載並喚起疫情經驗和記憶。具體而言，我們希望回答的問題包括：（1）在喪失了檢測功能後，不同去向的核酸亭各自構造出甚麼樣的記憶景觀？這些記憶景觀如何在空間、時間和實踐層面體現出閾限性？（2）人們如何重新遭遇並再現這些構築？從人與物的碰撞中，激發出何種記憶或紀念潛力？（3）在哪些結構性條件和實踐的共同作用下，核酸亭具有最大的記憶潛力？

我們發現，那些被移除到城市邊緣的核酸亭自然逃脫了公眾的視線，儘管被精心改造而華麗變身的核酸亭變得更加顯眼，卻被抹掉了最多的歷史和記憶烙印。這種抹除是雙重意義上的，一方面是作為物的核酸亭以及它身上所帶有的視覺元素；另一方面則是它們與地方之間原本基於核酸檢測及周邊居民疫情經驗的聯繫。反倒是那些佇立在原地，未做任何修飾和改造的廢棄核酸亭，具有最大的記憶潛力，卻又因其強烈的閾限性——無處安放，隨時面臨被移除的命運。

## 記憶景觀：意外、閾限、非表徵

所謂記憶景觀，既是記憶地點的集合，也是記憶對象、實踐和想像的集合。記憶景觀是表達記憶的材料和符號空間，但絕非對記憶的簡單再現，而是可以在個人和團體的紀念行動中激活的人們對過去可能態度的矩陣（Kapralski, 2017），是激發記憶活力和對話進化的坐標（Rapson, 2015, p. 8）。它首先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複雜而充滿活力的平

核酸亭去哪了？

面，在這個平面上，記憶出現、競爭、轉換、遇到其他記憶、變異和繁殖，讓受影響的個人得以合理化、正常化和應對特定經歷以及外部干預 (Phillips & Reyes, 2011)。在當前高速流動的時空背景下，記憶景觀所支撐的記憶和記憶實踐具有高度混雜、可挪用和流動的特徵 (Arora, 2018; Rose-Redwood et al., 2022)。

其次，記憶景觀是物理和地域空間中的記憶物質化過程，包含了博物館、廣場、雕像和其他物質物體 (Davis, 2013; Muzaini, 2006)，通過記憶、遺忘和紀念，將歷史記憶錨定在特定地理區域，構成了記憶和空間。這些與記憶相關聯的地點和實踐，通常是其製造者、整個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產物 (Muzaini, 2014)。由於地理空間的共時性 (simultaneity) 將時空中的多種敘事、記憶和經歷結合在一起，在普遍記憶和多樣化記憶的政治基礎設施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張力。因而，包括記憶景觀在內的記憶對象既是物質基礎，也可以被視為想像中的世界，需要運用理論和透視方法來考慮其碎片化、記憶喪失和紀念需求實現的可能性 (Hasian & Paliewicz, 2021)。

對記憶研究而言，記憶景觀概念帶來了記憶與空間的交織與對峙，而圍繞記憶景觀的爭議則是其意義矛盾的基礎。記憶景觀的意義並不明確，各種行動者會通過自身構建的敘事，在特定語境中建立並不斷挑戰這些意義，令其成為社會話語變遷的塑造者和對話平台 (Kappler, 2017)。不同主體在物質和語義上對記憶景觀的干預和動態修改 (Russo & Bertelle, 2020)，既反映了既有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安排，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戰著權威的歷史敘事，尤其是當其被取消或拆除的時候 (Abraham, 2021; Atuire, 2020; Choksey, 2021; Ferretti, 2022; Moulton, 2021; Rigney, 2022)。雕像、紀念碑、地名和其他紀念物等記憶地點由此成為被爭奪的記憶空間，不同的政治觀念通過地點的生產和再生產不斷形成碰撞，構成了記憶景觀的空間政治。

有鑒於此，有學者列舉了圍繞記憶人工製品和記憶景觀發展敘事的不同策略類型，如重新設計 (Young, 1992)、改變位置和大小 (Leib, 2002)、時機選擇和紀念實踐等 (Kappler, 2017)。也有學者總結了記憶景觀演變的若干可能性及其策略，包括 (1) 儀式性強化：記憶景觀適應新的歷史環境後其原始意圖被重新強化；(2) 淨化：便利地省略負面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想；(3)再語境化：不從根本上改變權力平衡的情況下安撫反對者；(4)拆除：為了重塑權力關係的空間性而開展恢復、修復性或鎮壓性抹殺記憶景觀的政治策略；(5)習慣性遺忘：讓記憶對象逐漸消失在日常生活的背景噪音中，或者其作為空間導向標誌的指標功能超過了其歷史象徵力，從而失去歷史意義等(Rose-Redwood et al., 2022)。除儀式性強化遵循了既定的制度安排外，其餘四種策略均可視為對記憶景觀的改造，以及經由這種改造對記憶政治的爭奪和重構。

然而，針對記憶景觀實施策略也需要滿足一定前提，即記憶景觀應當在數量上是稀缺的，在時間上是相對持久的。通常情況下，紀念碑、紀念館等紀念物或記憶中介物擁有明確的地點歸屬，無論是在經緯坐標上，還是在表徵其本真性的獨特性或不可替代性上，這些記憶地點的物理和心理錨定方式往往是唯一的，通過選擇對保存最好、最有價值、最典型的文化或自然歷史文物，以授權的敘述來紀念過去(Edensor, 2005)。區別於此類計劃的記憶景觀，不再承擔核酸檢測功能的核酸亭是意外的記憶景觀。跟維也納街頭的黑死病紀念柱或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新冠紀念牆等瘟疫紀念構築不同，它們既非有意而為之，也不具備唯一性，體現了記憶景觀的「去領地化」(Russo & Bertelle, 2020)。意外記憶景觀與非正式記憶景觀相似，後者是一種未被標記或注意但仍有影響的記憶場所(Tyner et al., 2012)，往往來自不值得正式紀念之物。但作為反記憶之場(Legg, 2005)，非正式記憶景觀不僅儲存著被正式記憶景觀遺忘的知識，還可以為記憶製造的地方政治提供額外的細微差別和言說機遇(Muzaini, 2014)。

由過往地點改造成的記憶景觀通常位於受限的、過渡性的閹限空間當中，處於中間、被擱置或分離的語境中，創造著與生活世界中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的行為規則或解釋意義，允許人們嘗試新的或其他替代性的互動方式(Schirch, 2005, p. 530)。由是觀之，無論是核酸亭的改造，還是與其周邊環境和市民生活之間的關係，以及核酸亭可見程度的萬千變化，都體現著記憶景觀的閹限性(liminality)。試舉一例，與對傳統博物館的理解相左，Lindauer (2011, p. 94)將位於捷克的梅勞露天採礦博物館(*The Mayrau Mining Museum*)視為一處閹限空間，「充斥著文化、種族、社群或國家認同的躁動不安感。」儘管是受邀參觀工業



## 核酸亭去哪了？

遺產，它給研究者帶來的感受更像是擅闖被廢棄的工業區。參觀手冊上只寫下了煤礦百廿歷史所取得的巨大工業成就，但礦工糟糕的境遇在礦場仍然留下了蛛絲馬跡，這使他們在煤礦關門後喪失生計的記憶始終如影隨形。這正是記憶和遺忘之間的持續律動，挑戰了有關進步的敘事，激發出不同的情緒，帶來與閾限空間相稱的心理體驗。

與之類似，從使用中的設施逐漸走向遺產化的核酸亭也同時展現出充滿記憶和遺忘的閾限憶景特徵，正是這種模稜兩可的特徵使其難以被準確分類 (Turner, 1967)。閾限憶景看似穩定，卻呈現出臨時、模糊和過渡性 (McDowell & Crooke, 2019)，以及「不安的中間狀態」(restless in-between-ness)。它們總是處在成為其他東西的過程當中 (Lindauer, 2011)，在「活著的」和「死去的」記憶景觀之間搖擺，其具體的意義則繫於定義者和觀看者 (Van de Putte, 2021)。正因為此，閾限憶景構造出一個沒有固定或結構化意義的可延展空間，供人們創造或利用模糊的空間來尋找意義和不同的歷史解釋 (Chen, 2011)，並借助去領地化的過程，與政治縫隙中的過去進行互動 (McDowell & Crooke, 2019)。

就如對梅勞露天採礦博物館的保存發生在後共產主義的閾限時間一樣，對核酸亭作為閾限憶景的考量，也需要帶入更廣闊的時空情境。從誕生到遺產化，核酸亭的整個生命歷程都處於新冠肺炎被認識、應對和恢復常態的大型社會進程當中。它牽涉到究竟應當將這場疫情視作一個時代還是一場終將退場的危機<sup>2</sup>；牽涉到中國乃至全球社會究竟是就此大踏步地邁入後疫情時代，還是仍然在社會經濟、全球聯繫乃至文化心理等層面，長久地處在新冠投下的影子之下。此外，它也牽涉到新冠的記憶和紀念政治。一方面，從疫情當中圍繞「最美逆行者」展開的合意式宣傳 (李艷紅、劉佳諾，2024)，到2020年夏秋之際全國各地舉辦的抗擊疫情專題展覽及高規格的表彰大會，成就、感動以及偉大抗疫精神構成了官方主導的宏大敘事和疫情記憶的主調 (李紅濤等，2024)；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和數字媒介催生出活躍的個人記憶書寫 (Y. Yang, 2022)、連接性見證 (韓婕等，2023)、合作式檔案策展 (Han, 2023) 與網絡集體悼念 (周葆華、鐘媛，2021；姜紅等，2022)，以及圍繞武漢封城「發哨人」(G. Yang, 2022) 和上海封控「四月之聲」的記憶拉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以核酸亭為代表的閼限憶景當然很難被納入成就和感動敘事；它們究竟指向記憶還是遺忘，承載或喚起的又是何種記憶，則不僅跟敘事或故事等表徵有關，也與核酸亭的非表徵面向有關。記憶研究通常側重於表徵視角 (Mueller-Greene, 2022)，而發端於文化地理學的非表徵思想 (non-representational thought, NRT) 則主張以運動超越表徵性建構主義。在非表徵思想看來，人們不會被動地接受記憶空間人為設定的腳本，而是會在認知之外同時強調行為和理論，通過物件、物與空間/地方、物與人的相遇積極地創造意義 (Lorimer, 2005, 2007)。這些不自主的相遇過程將許多不同的空間帶入人與人、人與物彼此的關係 (Thrift, 2007, pp. 5–7)，促使人們開展有目的的想像，為自身賦予挑戰限制的特權，將看似不協調的特質熔於一爐。

實際上，記憶既有主觀性，又有其內在性 (Mueller-Greene, 2022)。由於記憶景觀是不同行為主體和因素之間多方面相互關係的產物，僅用單一的表徵進路很難解釋其複雜性 (Moore, 2019)。具體到本文考察的新冠記憶場景中，表徵與非表徵這對概念之間的張力貫穿了官方與公眾圍繞核酸亭開展的記憶過程始終。相對而言，官方既通過在核酸亭貼標語、刷漆、撰寫「華麗變身」的文稿等觀念工作來改造核酸亭的符號系統，也對核酸亭的所處空間進行直接干預，推動人們遭遇其非表徵後的再闡釋；儘管企業會結合商業考量改造核酸亭的表徵，但公眾則主要針對核酸亭的「來生」(afterlife)，在現實或賽博空間當中訴諸於各種文字和影像，以重新建構其表徵。在這一點上，非表徵理論恰恰與閼限性概念形成了相互補足的視角，將接近穩定的世界視為會不斷崩潰並產生新混合體的記憶複合體，這種複合體會對人們體驗空間和地點產生重大影響，組成人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理解，構成了允許其在語言景觀中得到不斷變化表達的歷史性制度 (Train, 2016)。

當實踐在生命的歷史形式中失去地位時，可能會留下被遺棄的殘骸，殘骸又可以獲得新的生命，產生新的混合體和共鳴 (Thrift, 2007, p. 8)。這使得核酸亭作為廢棄物的物質性需要被同時關注。閼限憶景反映了權力和控制：舊的物質和符號應當被移除，以便為新的形式、意義和功能騰出空間，從而代表新的權力，並使其在集體記憶中合法化 (Moore, 2019)。作為隨時可能跨越記憶與遺忘邊界的閼限記憶景觀，拒絕、移除、損毀、重建和重新利用是其中常見的處理方式

核酸亭去哪了？

(Benjamin, 2024)，核酸亭的後世命運大抵也不外於此。核酸亭不僅使記憶在具體物理和領土空間中被物質化，也承接了記憶景觀的物質性、政治和社會想像 (Cardina & Rodrigues, 2021)。

在生產伊始，核酸亭就服務於一種例外狀態 (阿甘本, 2015)。相較於其他廢棄物，核酸亭在生產和處理上就具備了雙重的臨時性，這種更強大的臨時性將使其在原本的功能被停用後，會產生更大的處理或循環利用難度。特別是當核酸亭作為物的臨時性被其龐大數量帶來的非稀缺性所放大之後，它們既不可能紛紛繼續留在原地，通過原本的地點關聯性生成記憶景觀，又不可能作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紀念物而被神聖化地珍視和保存。那麼，哪些結構性條件和記憶實踐共同形塑了核酸亭的命運，導致它們被廢棄或改造，進而激發或削弱甚至抹殺其追憶潛能？這是本文試圖回答並從中完善記憶景觀概念的核心研究問題。

## 尋訪核酸亭：數據收集與方法論說明

從經驗資料的層面來看，記憶景觀由諸如紀念碑或紀念館等記憶對象、容納它們的構建環境以及與這些記憶場所相關的文本的、視覺的和數字的流通方式三類要素構成 (Basu, 2007, 2013; Davis, 2013; Senior & McDuie-Ra, 2021)。這三類要素也對應了本研究所採用的數據收集方式。由此出發，我們踏上尋訪核酸亭之旅。

在疫情後期，對於大多數城市居民而言，核酸亭是只要步行15分鐘就會遭遇的尋常之物。譬如，2022年5月底，河南省提出要「加快推進全省1.4萬餘個便民核酸採樣屋建設」<sup>3</sup>；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核酸採樣點最多的時候達到三萬個左右。<sup>4</sup>城市空間中成百上千的核酸亭，成為我們經驗觀察的基礎。我們無意於也不可能窮盡所有核酸亭的去向，但之所以不固守某一個社區乃至某一座城市，而是採取「廣撒網」的研究策略，是出於下面這幾重考慮：第一，與核酸亭相關聯的疫情經驗不限於長期封控的特定社區或城市，而是普遍的體驗；第二，核酸亭並不固定，而是會移動，對其生命歷程的討論，也應該追蹤其「去留」軌跡；第三，「廣撒網」不僅意味著核酸亭數量的累積，也讓我們觸及不同的記憶景觀類型，由此對照考察其記憶潛力和局限。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當然，「廣撒網」式的研究策略也可能讓研究失之於浮光掠影或走馬觀花。為平衡廣度與深度，我們採取了多種調研形式，收集可以交叉驗證的經驗材料。2023年4月起，我們開始系統尋找核酸亭，這一過程持續到2024年暑期。相應的資料採集工作涵蓋三種形式，一是有意識的尋訪，浙江安吉圖書館的「一間學吧」便是如此，我們先是從社交媒體了解到相關信息，再專程前往，並與相關人士——圖書館管理人員、保安、自習者——交流；二是城市漫遊，研究者穿街過巷，記錄、觀察街區以及其間佇立的核酸亭，我們的視野從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延伸到武漢、長沙、重慶等地；三是偶遇，即在日常生活空間和狀態下不經意地遭遇被廢棄在原地或移置到他處的核酸亭。當然，三種形式並非截然分開，偶遇的核酸亭也可能成為週期性觀察的對象。同時，這三種形式也大致與城市居民遭遇核酸亭的方式相吻合。譬如，市民當然不會像研究者這樣專程尋訪核酸亭，但他們也可能會按圖索驥，到後文所述的「一間學吧」這樣帶有網紅性質的場所打卡。

通過這三種調研形式，我們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找到數十處觀察點，每一處的核酸亭從一座（原地或異地棄置）到幾十座（集中堆放點）不等。<sup>5</sup>從記憶景觀的視角出發，我們對這些點的觀察不僅涉及核酸亭本身，包括其外形和裝飾的變化，還牽涉到它們所處的空間、地方，以及「撞見」它們的市民的體驗。在一般的尋訪之外，我們對部分觀察點做了持續觀察或回訪，拍下數百幅照片，由此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歷時性材料。

除了這些資料之外，我們還在研究的不同階段收集了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有關核酸亭的報道及討論，當中包括：微博熱搜話題「#核酸亭變身春日啤酒亭#」、豆瓣話題「#你那裏的核酸亭怎麼樣了#」下的450餘篇帖文<sup>6</sup>和抖音平台上近70條相關短視頻。它們不只是實地調研的補充，而是構成了難得的個體觀察以及與核酸亭有關的故事講述（story-telling），幫助我們把握核酸亭的表徵面向。

在接下來的三節中，我們將分述核酸亭的不同命運，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它們在何種意義上構造出閩限憶景。具體而言，我們將圍繞一系列經驗維度，對這些憶景展開分析。它們包括：核酸亭的外觀、所

核酸亭去哪了？

處地方、之於公眾的可見性、其「身後」或「來世」捲入的文化實踐、相關的憶景演變策略、官方與公眾的表徵實踐，及其追憶潛能。本研究的目的不僅是對記憶景觀作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還希望參與建構疫情故事講述的公共文化（Yang & Moses, 2023）。在實證分析之外，本文的主體部分還可以被看作兩種敘事文本的交錯，一是涵蓋20幅圖片的視覺誌，二是一座座核酸亭的歷史。

## 廢棄物

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原本為滿足人們就近核酸檢測需要而設置的核酸亭失去了曾經的價值，迅速從居民小區和城市公共空間退場。這導向了核酸亭的第一種「身後」命運：它們被搬走，移往他處，或是集中堆放，形成「墳場」。在記憶景觀的拆除和廢棄社會邏輯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們脫離了原本坐落的地點，不僅失去了表徵其既往社會功能的記憶坐標，也失去了本真性和唯一性，成為人類廢棄物。除了目擊核酸亭被移除所構成的熱點時刻之外，它們總體上不可見，因而也無從激發與疫情相關的書寫和追憶。

在「新十條」出台之後不久，北上廣深等城市還在運營的核酸檢測點數量迅速從3萬縮減至1.2萬到1.6萬左右。以北京市朝陽區下轄的麥子店街道為例，2022年5月，在6.8平方千米的轄區面積內，分佈著15個便民核酸採樣點，分別設置於停車場、小區或地鐵站旁空地，又或是體檢中心、河道沿線及超市門前。2024年5月中旬，我們漫遊時發現，轄區內的所有核酸亭均已移置他處。而同屬轄區內的朝陽公園中心深處，則集中堆放了數座核酸亭。將核酸亭從顯眼的公共位置或熱鬧的生活區域移走，既是公共部門對其曾佔據的空間的恢復，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著市民渴望恢復正常生活的心態，正如一位武漢出租車司機對我們所說：「（核酸亭）看著多鬧心啊！武漢這麼大的城市，說停就停了。」但它也可能激發出大夢一場的感嘆：「以前經常去做核酸那幾個地方已經被拉走不見所蹤了，彷彿夢一場，好似從來沒發生過。」（豆瓣，2023年6月16日）<sup>7</sup>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核酸亭在城市公共空間中被移除的瞬間是其生命歷程中的熱點時刻，許多目擊者用短視頻記錄了「卡車的引擎聲載著時代的記憶，消失」的過程。在記錄上海淮海路的一座核酸亭被移走的過程時，視頻拍攝者在旁白中提到工人粗魯的動作、搬運發生在無人知曉的夜晚、核酸亭址殘留的垃圾，強調核酸亭的廢棄、荒蕪（老上海交新上海，抖音，2023年2月21日）。對核酸亭的告別，也喚起了無法抹去的記憶：

疫情剛放開的時候，經常去做核酸的地方開始慢慢清場，只留下了兩個小核酸亭。記得剛到廈門的時候落地就收到短信要求三天兩檢，那時候下班回去都會看到那邊排著長長的隊伍，換取自己的「生命時長」，昨天下班突然發現連那個被留下的小核酸亭也被拆走了，可是2020-2022這三年永遠沒辦法從每個人的心裏抹去。（豆瓣，2023年5月10日）

這一熱點時刻在社交媒體上激發出多元的故事講述。在一條告別核酸亭的短視頻之下，「忘記等於背叛，忘記等於活該！」成為最高讚評論；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認為核酸亭是不能忘記的記憶，就在這條短視頻中，作者使用〈再見〉作為背景音樂，記錄了核酸亭被吊車移走的過程，並表示「我們再也不見」（抖音，2023年3月4日）。

對於曾在2022年春夏經歷數月封控的上海民眾來說，核酸亭也因為承載著艱難的過去，而被希望「再也不要被使用，盡早成為過去」（抖音，2023年3月19日）。與核酸亭的廢棄、所象徵的已然成為過去的疫情相對照的，是網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抖音，2023年2月19日）。在個人記憶和觀點之外，追責和感恩也一起構成了核酸亭激發的多重敘事。前者指向疫情產業鏈可能滋生的腐敗；後者則可能指向「一線工作人員」，或者「護了我們三年」（抖音，2022年12月6日）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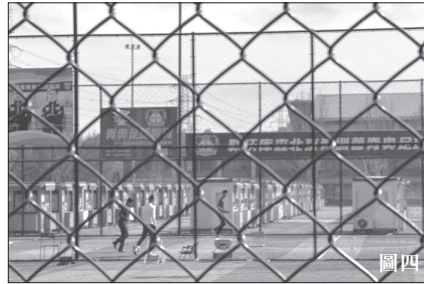
被吊車吊起、卡車載走的核酸亭身在何方？作為廢棄物，其界定特徵就是不再可見；但與此同時，作為造價可能高達數萬元的公共財產或固定資產，它們並非用後即棄的垃圾。二者之間的張力構成了其闕限性的根源。調研過程中，合肥一家社區醫院和重慶一所學校的保安都提到，核酸亭是固定資產，購買和處置都要納入管理流程。而研究者之一所在的大學校園，運動場一側微型消防站旁並排擺放著三個

## 核酸亭去哪了？

核酸亭，問起其處置，校工直言：「這都是資產呀，肯定就只能放在這兒。」（校工，2024年2月27日）

大規模清理的喧嘩過後，被移置的核酸亭放置於城市的邊緣或角落，甚至被集中堆放，形成「墳場」景觀。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園東門停用的2號停車場就有著一處的景觀。2023年4月末，研究者發現數十座廢棄的核酸亭被分作四排整齊地並列排放（見圖一及圖四）。停車場位於公園的邊緣地帶，一片樹林將其與公園主幹道隔開，低矮的鐵質圍欄則將這處墳場封閉起來，遊人無從踏足其中。之後我們多次回訪，儘管其位置有所挪移，但核酸亭始終被廢棄於此。

圖一、圖二、圖三、圖四 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裏的核酸亭「墳場」



註：攝於北京市，2023年4月30日、2023年10月28日、2024年4月4日、2025年3月25日。  
以下的照片均由作者拍攝

2023年10月底回訪時，研究者捕捉到一幕富有戲劇性的瞬間（見圖二）：不遠處有遊人正在林間休憩，其時遊人進入公園已不再需要佩戴口罩，或是出示健康碼與核酸陰性證明；但圍欄中的核酸亭卻基本維持了原貌。走近就能看到有的外壁上仍張貼著「進入各位公共場所、單位、樓宇、社區村、嚴格掃碼測溫，須持72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等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疫情期間的宣傳海報。只不過，從這些標準的宣傳材料和整齊劃一的擺放中，我們無從推斷它們曾在哪裏承擔核酸檢測的職能。半年之後，近景中的工人正在平整停車場的地面（見圖三），他們正在修建足球場（見圖四）。隨著足球場啟用並「侵佔」其「領地」，這幾十座核酸亭被移往廢棄停車場的另一角。換言之，即便是墳場，也未必是最後的歸宿。

被廢置的核酸亭意味著離開了顯眼的城市空間和人們的視線，變成不可見的存在，也就無從激起人們想像和書寫的表徵實踐，或者不安的情緒。但它們畢竟沒有徹底消失，其存在仍暗含著偶遇的可能。一條抖音短視頻記錄了與上海郊區的一座墳場的偶遇：拍攝者感慨著這些「不知從哪裏搬來的」核酸亭已經成為「時代的眼淚」（抖音，2023年5月14日）。「夜晚」、「黑漆漆」被用以凸顯核酸亭的廢棄狀態，鏡頭所聚焦的「全員單管」宣傳標語已成追憶，而當畫面逐漸掃過這座堆積著眾多不同樣式核酸亭的墳場，核酸亭數量之多、包括空調外機在內的裝備齊全，讓作者直感唏噓，並以充滿著悲愴、滄桑感的背景音樂渲染情感。墳場勾起作者對「醫護人員、志願者大白們」與「永遠留在那段時間裏的」逝者的記憶（抖音，2023年5月14日）。

## 商品化憶景

在廢棄之外，許多核酸亭經過各種的改裝和改造，以新的面貌和功能重新投入城市公共空間，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在疫情結束之際，改造不僅是地方行政部門面對的難題，也是不少普通人偶遇核酸亭時的呼聲。這往往不是基於其對新冠疫情的紀念價值，而是避免資源浪費這一實用考量的驅動。很多時候，對核酸亭的改造並非深思熟慮，也沒有確定的路徑，而更多是即興和臨時的發揮。這讓改造成為一個闕限過程，改造完成的商品化憶景也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要麼不斷被挪作他用，要麼被棄置，或者就地荒蕪。

與廢棄類似，對核酸亭的改造基本由地方政府部門主導，偶有商業機構或普通民眾參與其間。就數量而言，改造的核酸亭或許遠遠不

## 核酸亭去哪了？

及被廢棄者；但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公眾言說中，它們都具有更高的可見性。在「華麗變身」的表徵和非表徵實踐之下，一座座核酸亭被淨化或再文本化。無論是致力於將其獨特化的物質文化實踐，還是公眾對其的解讀和書寫，都聚焦資源的再利用，圍繞其身後而非生前。在此過程中，核酸亭所負載的物理和象徵痕跡，也被拆除殆盡。

政府部門對核酸亭的廢物利用大體上經歷了從醫療領域向公共用途溢出的過程。最初的改造延續了核酸亭的醫療功能，將其用作發熱診療點。核酸亭只是被簡單地挪作他用，其原有樣貌與既有的設施基本都得以延續。不過，這種挪用也可能因為喚起新冠的創傷記憶，引發公眾的反感情緒。2023年初，西安街頭的部分核酸亭就地轉型為集多種病毒檢測與一身的多功能檢測亭。在一條媒體的短視頻報道之評論區（1018陝廣新聞，抖音，2023年3月14日），網友紛紛吐槽，「比新冠檢測還貴。一夜暴富的價位」、「還是那些人！還是那個事」、「我就說這個小房子一直沒有被拉走[笑哭][笑哭][笑哭]原來還有下文。」

隨著新冠疫情落幕，此後的改造讓核酸亭日漸遠離了最初的功能。從微型消防站、治安亭、志願服務站，到啤酒屋、閱覽室，被改造的核酸亭呈現出不同樣態。改造的程度直觀體現在核酸亭的外觀變化上，其中最簡單者通過在核酸亭外壁張貼宣傳材料，將其轉變為用於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垃圾分類的宣傳亭（見圖五、圖六）或者森林消防檢查站。又或者，如圖七所示，在亭身及其側面加上修車標誌及廣告，由社區免費提供給業者做便民修車攤服務點。這類便民服務點還做了「姑蘇驛站」的統一視覺標識。這其實並不是它們在後疫情時代的新名字。早在2022年4月下旬，蘇州市姑蘇區就對新近採購的657個應急採樣亭——採用推拉式窗，沒有標誌性的採樣圓洞——做了統一命名。而在當時的預想中，就考慮到「未來，還可作為社區保安亭、自然災害應急值班亭以及居民活動休憩、社情民意聯繫等多功能場所」。（微信公眾號「蘇州新聞網」，2022年4月23日）在這裏，我們看到了疫情和後疫情時代少見的延續，而不是斷裂。無論是昔日的核酸檢測，還是今日免費為外賣員、快遞員、清潔工人提供便民服務，都是驛站承載的功能。將核酸亭開放給戶外勞動者，這一安排為在城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中流動的、邊緣人群提供了臨時性安置之所，也以顯眼的方式彰顯出地方政府關懷弱勢人群的暖心之舉。在空間意義上，它們仍然處在城市中心；在社會和文化意義上，卻退居邊緣。<sup>8</sup>

圖五、圖六、圖七 核酸亭改造的宣傳亭和修車攤



註：攝於武漢市、上海市和蘇州市，2023年8月7日、2023年9月9日、2024年4月20日

儘管從改造後的亭子上還能看到舊日的痕跡，貫穿官方改造實踐及其表徵的主題是「變身」，是通過核酸亭的再就業，來甩掉疫情的包袱，大踏步邁進後疫情時代。2023年2月，湖南長沙韭菜園社區將一座閒置核酸亭改造成微型消防站。當地媒體形容，「完成歷史使命的核酸採樣亭被重新塗裝成醒目的大紅色，實現『華麗變身』。」（微信公眾號「長沙晚報」，2023年2月24日）2024年9月，長沙另一處由核酸亭改造的戶外勞動者歇腳亭，延續著類似的表徵邏輯，「讓『失業』小屋轉崗『再就業』，華麗變身」、「不僅滿足了戶外勞動者們的實際需求，更溫暖了他們的心靈。」（微信公眾號「芙蓉發佈」，2023年9月12日）類似

## 核酸亭去哪了？

地，湖北武漢黃鶴樓街道將閒置核酸亭改造成共享書屋（見圖九）、愛心護學亭、商居社小站、綠色驛站、愛心助殘驛站等各類公共設施。核酸亭「迎來新使命」，標誌著「新生活已經到來。」（微信公眾號「大成武昌」，2023年6月14日）

實際上，無論是社區出資1,000元，耗時兩天時間完成改造的微型消防站，還是工會驛站或者共享書屋，其「變身」都談不上「華麗」。以圖八為例，核酸亭外觀一仍其舊，保留圓形採樣口以及「掃碼區」標識，但二維碼被揭去檢測窗口側面的「檢測提示」被刮掉，留下印跡。亭子上方和下方被漆成紅色，正面貼上「微型消防站」標識，側面則是消防安全知識宣傳的展板，內部擺放滅火器、救援服等消防器材。

圖八、圖九 核酸亭改造的消防站和共享書屋



註：攝於湖南長沙和湖北武漢，2023年8月6日、2023年8月7日

然而，「華麗變身」的官方敘事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它是否有誇張成分，而在於它彰顯出淨化的邏輯。通過強調核酸亭「悄然完成了創意新生」（微信公眾號「大成武昌」，2023年6月14日），這套表徵將其放到實用的框架內加以考量，進而影響到使用者或一般市民的觀感和體驗。譬如，重慶一所學校將核酸亭改造成治安崗亭。為了保暖，核酸亭的取樣口被封上，但仍然依稀可見；遮雨棚上的「治安崗亭」字樣，正面的「治安」標語，與擋車桿一起構成了新的公共裝置。在其中工作的保安對改造相當滿意，在他看來，跟以前的治安亭比，現在這一座既美觀又暖和。在抖音上，各種改造後的核酸亭被呈現為奇觀。譬如，一條24秒的短視頻列舉了7個不同的核酸改造案例（抖音，2023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5月17日），獲得40萬次點讚。這些短視頻往往採用輕快或是激昂的背景音樂，一掃偶遇或告別核酸亭時的陰鬱情緒。核酸亭過去的功能被淡化，其未來與正向的「正能量」、「新生」、「真好」等價值聯結（抖音，2023年9月24日）。

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圖書館的「一間學吧」，或許是改造最為徹底的案例。它同樣遵循著「華麗變身」的邏輯，也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共鳴。改造所用的十餘座核酸亭配備了空調和新風系統，造價高昂。疫情結束後，由安吉縣衛健局贈與安吉圖書館。如圖十和圖十一所示，改造後的學吧緊挨圖書館圍欄放置。在外觀上，它們與昔日的核酸亭徹底告別，一改過去白色、綠色為主的色系，覆蓋以米色、棕黃色，綴以註明其新身份的廣告牌以及開放時間、注意事項等內容。正面兩個標誌性的採樣圓洞被替換為兩塊可開閉的方形玻璃。過去的印記僅存在於改造過程中保留的空調和新風系統側牆壁上的產品標識，標註著這座「可移動式室外核酸採樣工作站」的品牌、型號信息。每一間學吧可容兩位讀者並排就坐讀書或者自修。圖書館的保安告訴我們，很多市民早上八點就來佔座，「一使用就是一整天。」

圖十、圖十一 核酸亭改造的「一間學吧」的外部及內部



註：攝於湖州市，2023年7月21日

或許因為改造過於徹底、外表過於光鮮亮麗，在我們去調研的時候，才會有一位在「學吧」自修了一上午的中年人語帶驕傲地提到，「你們知道這是用以前的核酸亭改造的嗎？」我們當然知道，但並不是從學吧的外觀或殘存的產品標識判斷出來，而是因為「一間學吧」已經成為

## 核酸亭去哪了？

了一處具有網紅色彩的記憶景觀。研究者最初了解到這處景觀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篇流傳甚廣的帖子（豆瓣，2023年5月8日）。在帖子中，作者發佈了二十餘幅以「學吧」為主題的照片。她一邊謹慎地指出，自己無意將核酸亭浪漫化，「這三年的歷史，對於全人類應該都不是愉快的記憶」，一邊以普通市民的身份感嘆，「安吉這個小縣城在最後全面放開的階段之前，幾乎一直保持著『零感染』的記錄。本身也沒有特別多的核酸亭存在，現在能夠被管理使用起來……還是挺好的。」帖子被轉發了一千餘次，二百餘條評論大多表達了對改造的認可與稱讚。其中一條來自重慶的達點讚次數2,056的高讚「回應」寫道：「好棒！這樣也不會造成閒置和浪費了，希望我們這裏也可以推廣，這個環境真的好適合讀書哦。」

並不是所有的改造都可以通過變身一勞永逸，一些核酸亭所經歷的改造呈現出事件性、臨時性，彰顯出改造過程及其後果的闕限性。2023年春季，上海多座核酸亭改造成為某啤酒品牌的「春日啤酒吧」，散佈多處公共空間。這一改造以比利時房屋的典型特徵鋸齒山牆徹底覆蓋既有外觀，唯象徵著其過去身份的標誌性採樣圓洞被保留作為傳遞啤酒的窗口。啤酒屋在採樣圓洞前擺滿了試管花卉，遠看時淡化了這一核酸亭顯著標誌的視覺衝擊，走近時則又能喚起人們對核酸採樣經歷的回憶。「去年為核酸排隊，今年為春天排隊」，這句宣傳文案將核酸亭身處的不同時空情境相勾連，將核酸檢測功能視為過去之物，是「需要被掃除的陰霾」，而以被改造後由商業策劃賦予的春日新意向，則表達對未來的憧憬、希望。不過，這場「浪漫的改造」只持續了數日，隨著活動結束，這些曾吸引大量流量甚至衝上微博熱搜（#核酸亭變身春日啤酒亭#，熱搜榜最高第15位，在榜超61分鐘）的核酸亭，再度從聚光燈下隱入黑暗之中。

其他一些事件性的改造可能更為短暫。在鄭州，幾位自媒體創作者協力將一座佇立在街頭的核酸亭改造為鮮花亭，並拍攝了一段題為「關於鄭州的浪漫這件事」的抖音视频（抖音，2023年5月11日）。這是少見的普通人直接參與改造的案例。在視頻開頭，博主問道，「你們改造過核酸小屋麼？」不過，與其說是改造，不如說是重新裝飾。創作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清除了亭內的告示等印記，並在其頂部、四周覆蓋以鮮花等裝飾。在49秒的短視頻尾聲，五位衣著時尚的年輕人擺出各種姿勢與這座文藝風的鮮花亭合影。在通過連夜佈置對核酸亭的短暫挪用之後，鮮花被搬走，核酸亭迅速回復到原本的閒置狀態，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對於這場具有行為藝術色彩的改造，評論者反應不一。既有人稱讚「好好看」、「好浪漫」、「曾經的苦難變得如此美好，好愛」，也有人質疑改造抹去了核酸亭本身的主題意義，並不認可浪漫的意象，因為核酸亭充滿「心酸和痛苦的回憶……是在心尖上劃刀子」。

杭州亞運會召開前，官方將相當數量的閒置核酸亭改造為志願服務站點「亞運青年V站」（見圖十二）。它們歷時更久，但同樣是臨時性的設施。在亞運會及亞殘會賽事落下帷幕後，研究者造訪其中一處時，發現三座「亞運青年V站」只剩下一座經營縫補業務的小亭還在營運。亭子沿用了V站的外觀和設計，只有正面一張寫有「縫補衣服」字樣的白紙宣告著其用途的改變。亭內坐著一位縫補阿姨，面前擺著一台縫紉機，左手邊是熨衣台，身邊全是她的縫補家當（見圖十三）。阿姨告訴研究者，她半年多前到杭州務工，從社區租來了這間由核酸亭變身的裁縫鋪，並希望一直經營下去。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核酸亭自身的功能變化，在社區空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強烈的闕限性。這種闕限性與阿姨作為進城務工者的闕限性（張鸞，2013）兩相疊加，折射出記憶景觀與地方和人之間的複雜糾纏。

圖十二、圖十三 由亞運青年V站改造的縫補鋪



註：攝於杭州市，2023年11月3日



核酸亭去哪了？

## 荒蕪憶景

核酸亭的最後一種生命軌跡介於廢棄物和再商品化物之間，既未被改造，也未被丟棄。鑒於就地荒蕪幾乎不存在處理的成本，這些核酸亭在喪失了其功能和與原有地點的關聯性後仍矗立在地面上，成為可見之物；但又在風吹雨打中不斷被歲月剝蝕，任其荒蕪。它們成為大規模清理中的漏網之魚，或者被棄置原處的荒蕪憶景。與廢棄物不同，它們擁有顯著的可見性。其闕限性體現在存在的不穩定——隨時可能被移走變成廢棄物，以及與周遭環境、行人及其日常生活之間的張力。官方對荒蕪憶景不擲一詞，公眾反倒可能通過對亭子的另類徵用與喧嘩的言說，激發出對無法忘卻的疫情的追憶。彷彿它們「都活著。原樣保留，成了城市廢墟，某種遺跡。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某些記憶不具名的墓碑。」（豆瓣，2023年6月10日）

無論是研究者還是行人，漫步街頭，不經意之間都可能與被忘在原地的核酸亭遭遇。圖十四和圖十五閒置的核酸亭，分別位於重慶市三峽廣場和遼寧省鞍山市五一路口的喧鬧街邊。前者的採樣窗口尚未封閉，亭子上還貼著查詢檢測結果的提醒，不過，亭子上方遮雨簾上醒目的電話號碼和「辦證」字樣，顯示它已經在後疫情時代被徵用。後者的外觀包括供電線路幾乎都維持著此前的樣貌，但標誌性的採樣窗口已經被從內部用白紙封上，表面的二維碼和其他與核酸檢測有關的指引則已經被刮擦掉。一張「此處暫停使用」的告示被黏貼在醒目之處，「暫停」既標示出新冠疫情後期防控政策調整的歷史瞬間，也揭示出閒置核酸亭處於一種未定或闕限狀態，彷彿它們隨時會以一種不祥的方式被重新啟用。官方只是按下了暫停鍵，路人卻可能宣判核酸亭的死刑。在一條抖音短視頻中，核酸亭上張貼的告示稱核酸亭暫停使用，但作者直呼核酸亭已經「報廢」（抖音，2023年9月12日）。

儘管這些荒蕪憶景面臨著因十分常見而被習慣性遺忘的可能，但偶遇這一突兀的存在還是會激發起用戶的記錄和表達欲望。在抖音用戶的記錄中，短視頻的鏡頭聚焦於各種新冠遺跡：亭外張貼的工作時間告示、防疫宣傳標語，亭內散落的檢測試劑、信息識別貼紙……然而，積累的灰塵、過期的檢測試劑則宣示了當地時間的流逝（抖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2023年9月12日）。疫情才剛剛遠去，核酸亭已經「彷彿是上一個時代的產物」。這些閒置於原地的核酸亭往往被構建為過去之物，並與所在地方或社區形成斷裂，核酸亭與居民間的緊張關係開始不斷凸顯：

一直閒置，積塵生鏽，無人問津～在路邊杵著，妨礙小區大媽跳舞，據說大媽們天天罵，痛斥佔據了她們的舞池……（豆瓣，2023年5月12日）

圖十四、圖十五 兩處閒置核酸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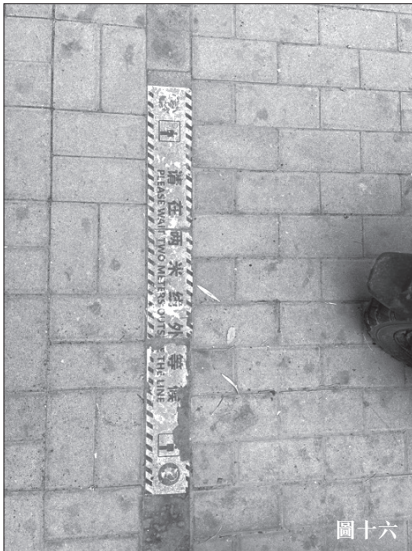
註：圖十四攝於重慶市，2024年2月20日，曾維涵攝；圖十五，攝於鞍山市，2024年12月30日，潘鶴攝

在江蘇無錫，一群老年人則將地鐵站外小廣場上的核酸亭直接推到一邊跳舞，這一場景被許多用戶所記錄（鳳凰 WEEKLY，豆瓣，2022年8月25日）。棄置於原處的核酸亭與居民間的緊張關係讓其難以被習慣性遺忘。哪怕核酸亭本身已經在清理後銷聲匿跡，但與核酸亭相關

## 核酸亭去哪了？

的物件或遺留，仍舊可能存在於城市公共空間中，並蘊含著記憶潛力。譬如，圖十六和圖十七中兩處用於核酸檢測排隊的「兩米線」或「一米線」遺跡，前者是研究者在北京麥子店街道尋訪轄區內的核酸亭時看到，後者是研究者在上海楊浦區參加社區活動時無意撞見。無論是「請在兩米線外等候」還是「白籤籤，排隊一起採咽咽」，都屬於居民排隊採樣的記憶，後者或許還會讓人想起疫情時流傳的「紅管管，白簽簽，一起排隊做酸酸」的兒歌或順口溜；這些貼紙風蝕的痕跡，既讓人感嘆時光的流逝，也意味著終有一天，它們會徹底消失。在豆瓣上，用戶記錄了核酸亭這一龐然大物被移走後在人行道石磚以及草地上殘留的印記（豆瓣，2023年5月9日）或者「拆除時被破壞的路磚」。儘管這些印跡「快消失了」，但它們「證明我沒記錯，否則我得要懷疑一下核酸亭是否真的在這裏存在過。」（豆瓣，2023年7月9日）

圖十六、圖十七 核酸檢測兩米線和一米線



註：攝於北京市和上海市，2024年5月19日、2023年11月5日

同樣是暫停使用的邏輯，核酸亭的荒蕪也可能是有待改造的暫時狀態。在上海市楊浦區「創智左岸」小廣場上，佇立著幾座核酸亭。2023年1月19日，上海某醫學檢驗所在亭身貼上了封條。之後，所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街道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貼上了「升級改造中……敬請期待」的條幅，環繞在三座核酸亭四周（見圖十八）。在社交媒體上，有網友發出了這三座核酸亭的近景圖片，並配文「敬請期待」。帖子下唯一的回覆是來自IP同為上海的一位網友，「期待不了一點」。條幅中的「敬請期待」明顯針對市民發出，遵循的亦是「華麗變身」的邏輯。網友加上引號的「敬請期待」則帶有反諷意味，它所針對的或許不僅是核酸亭的升級改造，也關乎它所喚起的上海封控等不愉快體驗。

五個月後，進行時狀態的「升級改造中」仍然沒有結束。相反，或許因為遮擋了來往行人的路線，核酸亭不再並排放置，其中一座被平移到畫面左側的牆邊，並被改造為警亭，另一座則不見蹤跡。原本覆蓋亭身的條幅大半被扯掉，暴露出核酸亭的原本面目，和兩個空洞洞的圓孔（見圖十九）。而到了2024年6月，外側那一座一直沒有「升級改造」的核酸亭也不知所終（見圖二十）。

圖十八、圖十九、圖二十 「升級改造中」中的三座核酸亭



註：攝於上海市，2023年5月5日、2024年2月23日、2024年6月18日



## 核酸亭去哪了？

不僅如此，改造後的核酸亭也可能成為廢棄物。這顯示出改造作為事件，亦只是核酸亭漫長來世中一個充滿臨時性的插曲。譬如，對於上海虹口區一座由核酸亭改造而來的垃圾分類宣傳亭，清潔工人就抱怨，路人誤將其當作大號的垃圾站，並往其周邊扔垃圾。在長沙，研究者在數月後造訪那座曾經「華麗變身」的微型消防站時發現，雖然隔著圓洞，能看到亭內整齊擺放的消防器材，但是其大門緊鎖。有人甚至在亭身上貼上了「房東直租」、「單間出租」的小廣告，對其加以徵用。而湖北武漢的「黃鶴白雲間」共享書屋，也在2024年4月世界讀書日之際「重新啟用」（微信公眾號「睦鄰黃鶴」，2024年7月26日），意味著此前它曾經短暫停用或閒置。

究其原因，這些改造未必能夠重建一座座亭子與地方及日常生活的有機聯結。核酸亭因核酸檢測需求不復存在而失去價值，從而喪失地點關聯性。其在所處地方、社區中的突兀更體現在其可移動的特徵中，許多核酸亭底部均安裝了輪子，顯示它們可以被輕易移動，而不是所在地的一部分。這成了它們闕限性的一個象徵。就如核酸亭曾經在疫情中隨著政策的調整短時間內湧現在城市各處一樣，輪子也象徵著它們於當下未卜的命運：就地閒置，在地理上仍舊處於城市中心的核酸亭隨時可能會像「創智左岸」小廣場上的那座核酸亭一樣，被搬往邊緣地帶，亦或是經歷改造。因而並沒有人認為核酸亭會永駐於城市的公共空間中，有抖音用戶因而認為，見到核酸亭就應該「趕緊拍照」（抖音，2023年2月8日），以作記錄。

## 結論與討論

持續三年之久的新冠疫情在個人、社區、國家乃至全球層面製造出無數刻骨銘心的故事，小小的核酸亭，恐怕難以觸及其萬一。但核酸亭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讓我們審視城市公共空間與市民日常生活在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斷裂與延續。本文的出發點，是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核酸亭去哪兒了？」這個問題首先關乎事實，關乎一座座核酸亭的去向，以及它們的生命史。我們在文章中也的確给出了一些事實性的描述和概括，但對於數以萬計的核酸亭而言，事實恐怕無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5 期（2026）

法窮盡。因此，本文的立意並非一篇調查報告，而是通過將疫情過後的核酸亭視為闕限憶景，考察它們在被處理、再利用或棄置後的內部形態、外部環境和由此引發的公共話語及社會想像。

表一概括了核酸亭去向的三種類型。核酸亭既可能就地閒置變成荒蕪憶景，又可能被移除成為廢棄物，還有可能經由獨特的文化實踐再商品化，通過獲得新的社會功用而沖淡其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意義。在對三種景觀的描述和分析中，闕限性構成了最重要的理論線索。這種闕限性大體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每一種記憶景觀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充滿移動性和臨時性，它們及其創造出的不連續和不間斷的替代性敘事共同構成了闕限實踐；其二，在概念層面，三種類型之間既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它們之間又可能互相轉化。譬如，暫時荒蕪的核酸亭，有可能因為民怨沸騰或被政府部門留意到，而被清理變成廢棄物，也有可能結束閒置狀態，被改造為商品化憶景；即便是被改造的核酸亭，看似進入了另一種實用狀態，也可能就地荒蕪，或再度廢棄。又或者，在不久的將來，它們會被以一些更有創造力的方式挖掘，成為人與物、人與空間再度遭遇的契機。換言之，核酸亭的三種去向，與其說是類型，毋寧說是狀態。

哪些社會、政治及文化層面的結構性因素決定了核酸亭的去向？首先，核酸亭最初由政府部門採購，疫情過後也仍然是固定資產，這是其最基本的政治經濟面向，也決定了其命運基本上掌握在官方或地

表一 核酸亭去向的三種類型

	類型 I：廢棄物	類型 II：商品化憶景	類型 III：荒蕪憶景
結構條件	土地資源緊張 核酸亭造價低 處理成本中	荒蕪或廢棄存壓力 核酸亭造價高 處理成本高	核酸亭造價低/中 處理成本低 代價可能高昂
外觀	維持原樣 局部損毀	外觀和功能 中度或高度改造	維持原樣
地方	異地	多數異地	原地
可見性	不可見	可見	可見
文化實踐	廢棄	獨特化	廢棄
憶景演變策略	拆除	淨化/再文本化	習慣性遺忘
追憶潛能	低	中	高

## 核酸亭去哪了？

方政府手中。其次，在我們所觀察的所有核酸亭中，無論是改造還是棄置，關乎紀念的想像和實踐都幾乎從未進入到處置過程當中。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府部門的實用考量，但也與疫情紀念公共文化的付之闕如有關。自2020年年中的抗疫專題展覽及表彰大會之後，對新冠的紀念似乎就告一段落，既未出現英國倫敦「新冠遇難者國家紀念牆」那樣的紀念構築，也未出現如何紀念這場疫情的大規模公共討論。最後，在不同城市，哪怕是同一座城市內部，核酸亭的命運都不盡相同。相較於原地棄置或移置他處，商品化憶景的改造無疑成本更高。因此，核酸亭的處置關乎地方政府的財力。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從社區建設或公共服務的角度構想核酸亭的另類用處，並將其納入既有的市政或公共設施系統，既折射也再生產了城市行政能力與公共性的內在差異。在豆瓣「一間學吧」帖子的評論下，就有用戶評論「不愧是浙江」，這或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核酸亭背後更為深廣的社會文化。

核酸亭在城市空間中的突兀存在，讓其有潛力承載新冠經驗與記憶；而這些意外記憶景觀瀰漫的闕限性，則通過喚起日常維度來使公眾對記憶景觀與其個人的歷史和過去的聯繫產生共鳴 (Russo & Bertelle, 2020)，激發出流動的、多元的記憶言說和解釋，非表徵性地延展了我們保存新冠記憶的反線性史觀潛能。在三種景觀當中，儘管荒蕪憶景難以逃脫被習慣性遺忘的命運，但相比於廢棄物和再商品化之物，它們在形式和功能上更具本真性，也因此在三類不同命運的核酸亭當中承載了最強的追憶潛力；在資源傾斜和市場力量的縫隙中，它們前途未卜，命運不定，但卻難得一見地以本來面目示人，為試圖牢記和追念疫情歲月和人間生活的過客們提供著可供言說、憑弔和反思的契機。

本文從核酸亭切入對新冠記憶和記憶景觀的討論，其潛在的理論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就新冠記憶而言，本文首先為疫情故事講述的公共文化提供了新的元素，在遺跡消失之前，捕捉它們的表徵和非表徵瞬間。其次，本文也在聚焦再現和記憶書寫的既往研究基礎上引入了物和景觀的維度。這或許會讓人聯想到人類歷史上歷次瘟疫留下的紀念構築。當然，我們並非糾結於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是否應該為新冠英雄和遇難者樹立紀念碑，而是致力於考察現成的物、景觀乃至更為碎片化的痕跡或遺跡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第二，就記憶景觀而言，數量問題與時間問題構成了既有記憶景觀概念的兩個懸浮之處。倘若不是獨一無二，又並非意在永久，從過去遺留下來的物是否會在跟周遭環境和人群的互動中生成記憶景觀？對此，本文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更重要的是，本文聚焦的雖然是與新冠肺炎疫情緊密關聯的歷史遺物，但我們從中觀察到的閼限性或許也存在於流動景觀 (Kappler, 2017) 之中，展現在衝突後社會重新書寫過去並處理從前遺產的過程中 (Williams, 2019)，並不斷服務於例外狀態及其事後合法化的社會和話語建構，相關記憶景觀的生產實踐由此體現著一種關乎權力關係再生產和轉化的政治過程 (Kappler, 2017)。

實際上，城市空間中的意外記憶景觀，其存在或許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廣泛。限於篇幅，這裏僅舉兩例稍作引申。一是公共電話亭，隨著固定和移動電話的普及，它們變得過時。除了被作為文化地標加以保護的標誌性的英國紅色電話亭，或者日本311大地震後充當生者與逝者中介的風之電話亭，世界各地的電話亭都面臨著類似的命運：它們可能被拆除，「被忽略或無視，變成灰塵、垃圾和記憶的存放處」 (Kelly, 2015, p. 119)，也可能被改造為實用性的圖書借閱室、金魚缸之類無用的物件或者「電話亭項目」 (Biddle et.al., 2016) 這樣的新媒體裝置。二是報刊亭，它們正日漸從城市空間中退出，乃至消失 (張華，2023)。相應地，「杭州報亭將全部關閉？我拍下了它們最後的樣子」之類的視頻 (黃駿、陳雪薇，2024) 或者「上海最後僅存的東方書報亭」之類的帖文，總會激起人們的懷舊情緒，以及對城市加速的微抗爭。時代與城市的劇烈變遷，導致大量個人或公共的物被拋在過去，甚至造就出大範圍的都市廢墟 (陳蔚鎮，2024)。就像核酸亭一樣，透過記憶景觀概念，我們可以在這些廢棄物或廢墟當中把握人的生命、物的命運與社會變遷的交錯。

## 註釋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22年5月24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依法依規落實各項疫情防控措施〉。上網日期：2025年12月6日，取自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4/content\\_5692152.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4/content_5692152.htm)。

## 核酸亭去哪了？

- 2 Kolata, G. (2021, October 12). *Covid will be an era, not a crisis that fades*. Retrieved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2/health/when-will-covid-end.html>.
- 3 「澎湃新聞」(2022年5月29日)。〈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河南制定「1+1+N」工作體系〉。上網日期：2025年12月6日，取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2627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26279)。
- 4 樂琰、林志吟、王珍、陸如意(2022年12月24日)。〈獨家調查 | 核酸採樣亭轉型，海量資源如何復用？〉。取自第一財經，<https://www.yicai.com/news/101632718.html>。
- 5 我們將研究過程中拍攝的所有照片上傳至GitHub網站，參見<https://github.com/ttoami/Covid-19-testing-booths-in-China>。
- 6 〈#你那裏的核酸亭怎麼樣了#〉。上網日期：2024年7月27日，取自<https://www.douban.com/gallery/topic/3398389/>。至2024年12月底，話題下只剩二百餘篇帖子。
- 7 為保障發佈者之私隱，本文於引用短片及其他社交媒體內容時，僅註明所屬平台及發佈日期。相關原始資料已妥善保存，如有需要查閱，歡迎與作者聯絡。
- 8 蘇州核酸亭的各式改造，可參見豆瓣網友「安隅」拍攝的「核酸亭再就業計劃」，取自豆瓣，<https://www.douban.com/people/55377374/status/4498351998/>。

##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科研創新項目《數字「記憶日常」及其對家國認同的影響》研究成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funded by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ject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Fudan University.

## ORCID

李紅濤 (Hongtao LI) <https://orcid.org/0000-0003-2129-1022>

劉于思 (Yusi LIU) <https://orcid.org/0000-0002-3258-1183>

戴凡愷 (Fankai DAI) <https://orcid.org/0009-0005-8568-1240>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吉奧喬·阿甘本 (2015)。《例外狀態》(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

Agamben, G. (2015). *State of exception* (X. Xue, Trans).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李艷紅、劉佳諾 (2024)。〈凡人英雄主義的肖像生產與合意式宣傳：對2020年「最美逆行者」視覺傳播現象的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8期，頁229–265。

Li, Y., & Liu, J. (2024). Consensual propagand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and production of visual ordinary heroism in the 2020 pandemic period in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8, 229–265.

李紅濤、劉于思、程蕭瀟 (2024)。〈數字符像事件的生成——短視頻策展與新冠記憶的展演〉。《國際新聞界》，第4期，頁90–112。

Li, H., Liu, Y., & Cheng, X. (2024). Making digital iconic events: Short-video curation and the performing of pandemic memorie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 90–112.

周葆華、鐘媛 (2021)。〈「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社交媒體、集體悼念與延展性情感空間——以李文亮微博評論 (2020–2021) 為例的計算傳播分析〉。《國際新聞界》，第3期，頁79–106。

Zhou, B., & Zhong, Y. (2021). Social media, collective mourning and extended affective space: A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Li Wenliang's Weibo comments (2020–2021).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 79–106.

姜紅、胡安琪、方俠旋 (2022)。〈生死界面：與逝者的數字「交往」〉。《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2期，頁69–103。

## 核酸亭去哪了？

- Jiang, H., Hu, A., & Fang, X. (2022). The interfa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Digit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cease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2, 69–103.
- 陳蔚鎮 (2024)。《上海漂移：都市廢墟中的漫遊者與創生者》。上海三聯書店。
- Chen, W. (2024). *Shanghai drift: Wanderers and creators in urban ruins*.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 張鵬 (2013)。《城市裏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袁長庚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Zhang, L. [2013].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L. (2013).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C. Yuan, Tran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 張華 (2023)。〈空間媒介再造城市意象：第三空間視野下的報刊亭〉。《現代出版》，第3期，頁104–113。
- Zhang, H. (2023). Reinvent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via spatial media: A Study of newsst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space. *Modern Publishing*, 3, 104–113.
- 章戈浩、張磊 (2019)。〈物是人非與睹物思人：媒體與文化分析的物質性轉向〉。《全球傳媒學刊》，第2期，頁103–115。
- Zhang, G., & Zhang, L. (2019). A dialectic thinking between material being and anthropogenic seeing: The materiality turn in media and cultural analysis. *Global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2, 103–115.
- 黃駿、陳雪薇 (2024)。〈消失的報刊亭：用戶評論、數字懷舊與「記憶中的附近」〉。《傳媒觀察》，第9期，頁55–66。
- Huang, J., & Chen, X. (2024). Disappearing newsstands: User comments, digital nostalgia, and “the nearby life in memory.” *Media Observer*, 9, 55–66.
- 韓婕、李紅濤、劉于思 (2023)。〈數字「瘟疫年紀事」：連接性見證與災難馬拉松的公共記憶〉。《國際新聞界》，第1期，頁106–131。
- Han, J., Li, H., & Liu, Y. (2023). Digital journal of plague years: Connective witnessing and the public memory of a disaster marathon.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 106–131.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braham, C. (2021). Toppled monuments and black lives matter: Race, gender,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public space. An interview with Charmaine A. Nelson. *Atlantis*, 42(1), 1–17.

- Arora, S. (2018). Post-disaster memoryscapes: Communicating disaster risks and climate change after the Leh flash floods in 2010.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3(4), 310–321.
- Atuire, C. A. (2020). Black lives matter and the removal of racist statues: Perspectives of an African. 21: *Inquiries into Art, History, and the Visual*, 2, 449–467.
- Basu, P. (2007). Palimpsest memoryscapes: Materializing and mediating war and peace in Sierra Leone. In F. de Jong, & M. Rowlands (Eds.), *Reclaiming heritage: Alternative imaginaries of memory in West Africa* (pp. 231–259). Routledge.
- Basu, P. (2013). Memoryscapes and multi-sited methods. In E. Keightley, & M. Pickering (Eds.), *Research methods for memory studies* (pp. 115–13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enjamin, E. (2024). Monuments and ‘nonuments’: A typology of the forgotten memoryscape. *Memory Studies*, 18(4), 815–829.
- Biddle, J., Taylor, C., & Hibberd, L. (2016). The phone booth project. Martu media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in three parts. *Public*, 27(54): 110–121.
- Cardina, M., & Rodrigues, I. N. (2021). The mnemonic transition: The rise of an anti-anticolonial memoryscape in Cape Verde. *Memory Studies*, 14(2), 380–394.
- Chen, K. K. (2011). Lessons for creative cities from Burning Man: How organizations can sustain and disseminate a creative context.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2), 93–100.
- Choksey, L. (2021). Colston falli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4, 77–83.
- Davis, P. (2013). Memoryscapes in transition: Black history museums, new south narratives, and urban regeneration.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78(2), 107–127.
- Edensor, T. (2005). The ghosts of industrial ruins: Ordering and disordering memory in excessive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3(6), 829–849.
- Ferretti, F. (2022).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III: Global histories of geography, statues that must fall and a radical and multilingual tur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6(2), 716–725.
- Han, E. L. (2023). GitHub as a collaborative curation platform for memory projects of COVID-19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6(2), 340–355.
- Hasian, M., & Paliewicz, N. S. (2021). The national memorial for peace and justice, dark tourist argumentation, and civil rights memoryscape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3), 168–184.
- Kappler, S. (2017). Sarajevo’s ambivalent memoryscape: Spatial stories of peace and conflict. *Memory Studies*, 10(2), 130–143.
- Kapralski, S. (2017). Jews and the holocaust in Poland’s memoryscapes: An inquiry into transcultural amnesia. In T. S. Andersen, & B. Törnquist-Plewa, (Eds.),

## 核酸亭去哪了？

-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uropean Memory: Transcultural mediation and reception* (pp. 170–197). Brill.
- Kelly, A. (2015). *Phone boo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 Legg, S. (2005). Sites of counter-memory: The refusal to forget and the nationalist struggle in Colonial Delhi. *Historical Geography*, 33(2), 180–201.
- Leib, J. I. (2002). Separate times, shared spaces: Arthur Ashe, monument avenue and the politics of Richmond, Virginia's symbolic landscape. *Cultural Geographies*, 9(3), 286–312.
- Lindauer, M. A. (2011). The Mayrau Mining Museum: Preserving the past as a liminal space in a liminal time. In K. Phillips, & G. M. Reyes, (Eds.), *Global memoryscapes: Contesting remembrance in a transnational Age* (pp. 94–117).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Lorimer, H.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83–94.
- Lorimer, H. (2007). Cultural geography: Worldly shapes, differently arrange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1), 89–100.
- McDowell, S., & Crooke, E. (2019). Creating liminal spaces of collective possibility in divided societies: Building and burning the Temple. *Cultural Geographies*, 26(3), 323–339.
- Moore, I. (2019). Vilnius memoryscape: Razing and raising of monumen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Linguistic Landscape*, 5(3), 248–281.
- Moulton, A. A. (2021). Black monument matters: Place-based commemoration and abolitionist memory work. *Sociology Compass*, 15(12), e12944.
- Mueller-Greene, C. (2022). The concept of liminality as a theoretical tool in literary memory studies: Liminal aspects of memory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16(2), 264–288.
- Muzaini, H. (2006). Producing/consuming memoryscapes: The genesis/politics of Second World War commemoration in Singapore. *GeoJournal*, 66(3), 211–222.
- Muzaini, H. (2014). (In)Formal memoryscapes and the unma(s)king of a Malaysian war heroin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35(3), 382–396.
- Phillips, K., & Reyes, G. M. (2011). Introduction: Surveying global memoryscapes: The shifting terrain of public memory studies. In K. Phillips, & G. M. Reyes, (Eds.), *Global memoryscapes: Contesting remembrance in a transnational Age* (pp. 1–26).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Rapson, J. (2015). *Topographies of suffering: Buchenwald, Babi Yar, Lidice*. Berghahn Books.
- Rigney, A. (2022). Toxic monuments and mnemonic regime change. *Studies in National Movements*, 9(1), 7–41.
- Rose-Redwood, R., Baird, I. G., Palonen, E., & Rose-Redwood, C. (2022). Monumentality, memoryscape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1(5), 448–46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 Russo, A. P., & Bertelle, S. (2020). Mobilising memoryscapes: Tourist entanglements at two Catalan Civil War sites.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15(3), 312–327.
- Schirch, L. (2005). *Ritual and symbol in peacebuilding*. Kumarian Press.
- Senior, K., & McDuie-Ra, D. (2021). Vibrant memory scapes: Encountering memorials on unstable ground.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0, 100806.
- Shanken, A. M. (2022). *The everyday life of memorials*. Zone Books.
- Thrift, N. (2007).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Routledge.
- Train, R. W. (2016). Connecting visual presents to archival pasts in multilingual California: Towards historical depth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Linguistic Landscape*, 2(3), 223–246.
- Turkle, S. (Ed.). (2011).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The MIT Press.
- Turner, V.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yner, J. A., Alvarez, G. B., & Colucci, A. R. (2012). Memory and the everyday landscape of violence in post-genocide Cambodi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3(8), 853–871.
- Van de Putte, T. (2021). Delineating memoryscapes: Auschwitz versus Oświęcim. *Holocaust Studies*, 27(1), 91–105.
- Williams, T. (2019). NGO interventions in the post-conflict memoryscape: The effect of competing ‘mnemonic role attributions’ on reconciliation in Cambodia.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13(2), 158–179.
- Yang, G. (2022). *The Wuhan lockdow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Yang, G., & Moses, A. (2023). Building a public culture of pandemic storytelling. *Public Culture*, 35(1), 9–19.
- Yang, Y. (2022). Pandemic and memory: Online memory narratives of COVID-19 survivor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4), 611–634.
- Young, J. E. (1992). 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 *Critical Inquiry*, 18(2), 267–296.

## 本文引用格式

李紅濤、劉于思、戴凡愷（2026）。〈核酸亭去哪了？——中國城市空間中的廢棄物、閹限憶景與新冠遺產〉。《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5期，頁1–36。

##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i, H., Liu, Y., & Dai, F. (2026). Where did the COVID-19 testing booths go? Waste, liminal memoryscape, and the pandemic heritage in China's urban spac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5, 1–36.